行书联(清·傅山)

隶书七言联(清·瞿中溶) 郭夏宏 摄

【太原园林楹联赏析】6

碑林公园楹联赏析(一)

高中昌

袖龙混迹旁述忠孝作神仙
骑鹤翔空一瞬玄黄新甲子
——行书联(清·傅山)

此联置于碑林公园鼎臣殿,正中是明末清初一代名流傅山先生雕像,联文落款也正是傅山先生本人。这副联,完全可以读作先生的自身写照!

傅山先生是一位集诗、文、书、画、医等艺术才华于一身的道家思想家。自称老庄之徒的他,一生自觉地继承道家学派的思想文化。他对老庄的"道法自然""无为而治""泰初有无""隐而不隐"等命题,都做了认真的研究与阐发。其后半生,持定"尚志高风,介然如石"的品格,长期隐居于城郊僻壤,游步于山乡川野。

试看本联,上联"骑鹤翔空",下联"袖龙混迹"。胯下鹤、袖中龙,妥妥的一派道家气概!"一瞬玄黄新甲子",就领句"翔空"之势,似乎遨游天地于一瞬,但已横跨六十年,一个甲子重新来过,引人以浮想联翩。下联以"袖龙混迹"起手,含华自隐而逍遥世尘,且不负忠孝二字。联中"旁"字,可当"多方面"解;"述"可当"相配"解。忠孝乃儒家的伦理纲常,神仙是道家的核心信仰。两宋以来兴起的净明道派,他们以"忠孝神仙"做修为理念,将儒家的伦理纲常,结合道教的神仙思想而修身炼意、敬君孝亲。即所谓"欲求仙者,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"(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)的道义。故联尾"旁述忠孝作神仙",正好做了响亮的回应。

东阁梅花北海尊
西江诗派南丰藁
——隶书七言联(清·瞿中溶)

瞿中溶(1769—1842)幼名慰劬,字苌生,号木夫,后改号空空叟。清代江苏嘉定人,道光间捐官湖南布政司理问。精金石学,富收藏,亦善画花卉。

据此联的墨迹影印图考,上联有"宾谷老夫子大人教正"题款字样,应是瞿中溶书献于时任两淮盐政之曾燠的。曾燠(1759—1831),字宾谷,江西南城人,官至贵州巡抚,清代中叶著名诗人、骈文名家,被誉为"清代骈文八大家"之一。联文巧用四个文典,构成一副颂联。

文典其一"西江诗派","西江诗派"即江西诗派。清人李紘在《南园答问》中即有"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"之句,句中涪翁即被称为江西诗派之宗的黄庭坚。清末文人胡焕题有《论西江诗派绝句》十五首,概论江西籍重要诗人诗作。江西诗派,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,是以黄庭坚创作理论为中心的诗歌流派。

文典其二"南丰藁","藁"通"稿"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,江西南丰人,世称"南丰先生",辑著诗文集有《元丰类稿》《续元丰类稿》等名重一时。曾巩、曾燠二者虽隔700多年,但同乡同姓又同以文著,故作者巧借两典,书赠曾燠,堪称其妙!

文典其三"东阁梅花",此处典中有典,颇有影响。原出自唐代杜甫诗《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》"东阁官梅动诗兴,还如何逊在扬州"句。杜甫首先在诗中用了南朝诗人何逊咏梅的典故——何逊在扬州任职时,写过《咏早梅》诗,有"兔园标物序,惊时最是梅"句。何逊在诗中将梅格与人格有机融合,成为咏梅佳作。历代多有名人诗咏及"东阁梅",杜甫蜀州"东阁",何逊扬州"东阁"时而有之。后来清代戏剧家孔尚任在扬州多年,其《东阁》诗"官梅月照处,何逊正催科"还认真注明:"何逊咏梅处,今在府志";再后来,还有人真的在扬州官署内建一东阁,阁外植梅,以应诗景。"东阁梅"的争咏,也正说明了文人寄予梅花的景仰情怀。

文典其四"北海尊",此处"尊"通"樽"。汉末孔融为北海相,时称孔北海。因其宽厚、容和、好友,且喜激励后进,当退闲职之时,常常宾客盈门。曾经兴叹:"坐上客恒满,尊中酒不空,吾无忧矣。"后人常用作典实如北海尊、北海觞、开尊北海等以喻主人之好客。

整联读来,不仅字词对仗工稳,更得联脉融和贯通;联中南北东西、诗文梅酒,事对言对,既具儒雅深邃,且又切人切事。

云中漫步

晓 根

在电脑里看到一组云的照片,那是2014年去海南时在飞机上拍的。时值秋日,太原还淅淅沥沥下着小雨,好在飞机照常起飞了。

当飞机穿透云层,平稳地滑行在万米高空的平流层上时,大地和人间都不见了,眼中豁然出现了一个明朗而浩大的世界——云海。

那层层叠叠的云,浩浩荡荡的"海",从一望无垠的天际直铺身下,又从身下铺向一望无垠的远方。云海之上,覆盖着天空纯净而深邃的幽蓝,承载着幽蓝天空的空寂和神秘。

这万米高空上的世界是多么浩瀚而辽阔啊!银灰色的机翼飘过,机翼下的云海涛翻浪卷,云谲波诡,浩然展向天外,以壮阔的洁白,把大地的一切险峻,把人间的滚滚红尘遮盖得踪迹全无,唯余一片白茫茫滔滔云海。透过舷窗,我不停地按动快门,想把这美景留下来,留给未来去慢慢品味和回忆。当我放下相机再看时,窗外的滔滔云海已不见了,成了一片万里雪国、银色世界。

这雪国一望无际,无边无沿,仿佛是走进了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北国雪野。区别在于地面上的雪是白茫茫一片,雪能遮盖住坎坷不平的地面,而这万米高空的天上雪国却是高低不平,厚薄不均。这"地面"上全是"雪",没有路,没有房屋,没有人踩下的脚印,只是拱起洼回的一片白雪,且不断变化着。一会儿,那雪天相间的"地平线"似乎无比遥远,一会儿又近在咫尺;一会儿,眼前突然矗立起一道白色的雪墙,一会儿那雪墙突然消失,接着又出现,不停往后退。再看那一堆一堆的"积雪",有的像冬日里雪停后被堆积起又经太阳消融的尖峰山脉,有的像被严冬的寒风吹成的堆堆白雪,而有的则像被强烈的冰冻凝固了无限大的积雪面。

这雪国里有纵横沟壑,高山空谷;有断崖绝壁,平野广塬;有浮雕,有国画,有断壁残垣,有沙漠鬼城,有长城雄关,有野村小筑。这雪国丝丝缕缕地升腾,如吹棉,如散锦;这雪国,层层叠叠地奔涌,如浪潮,如奔马,如千旌;这雪国里有游鲸,有飞鹏,有腾龙猛虎,变化不居,生趣盎然。我双眼紧盯着窗外,唯恐漏过一个美丽的瞬间。

春云溪涧图(国画) 刘刚 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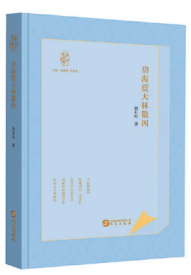
在地上看云,云彩的变化是缓慢的,而在天上看云、在近处看云,她变得那么快,那么迅速,让人目不暇接。我真想抛下所有的行李,走出舷窗,把这些美丽的云朵带些回去,用她们来点缀我们城市的天空……

当我走下飞机,踏上那坚实的大地时,我抬头看了看天,天很蓝,云很白。天地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充满了宁静与和谐。我知道我带不走一朵云彩,但是,在我的心中,永远有着一片飘着美丽云朵、辽阔、蔚蓝而又充满深情的天空。

连载

67

随笔



韩石山 著

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再一个就是林徽因这句话,听着平平常常,掷地一点也不能作金石之声,但是你细细地品味这句话,"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,门外不是有条扬子江嘛",多么平静,可是多么的深沉,多么的决绝,多么的满含着民族大义,多么的令人肃然起敬!我相信这话是真的,相信林徽因这样的人是能做到的,林长民的女儿,梁启超的儿媳,绝不会容忍自己落入日本人手里的。那时候,真的会连儿子也不顾了,顾了就坏了名节了。一个文人,危难时刻她所能做的,就是以死报国!文天祥临死前,在他的衣带上写了几句话,"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,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",若作个诠释,所学何事,就是这样的事!

真的日本人来了,老百姓可以四散逃命,读书人不行,读书人该死的时候就得死,因为民族的气节在你这里,民族的大义在你这里。"念书人总还有条后路,门外不是有条扬子江嘛!"一个病弱女子能说出这样的话,真是撼天动地,气壮山河,日月也会为之易色的!

现在好多人为周作人辩解,说当日本人的官不算什么,不就是个教育督办嘛,没什么,我一听就反感。对这些人,我从心底是鄙视的,从来不给一句好话。周作人当汉奸以后,是郁达夫还是谁说过一句话,说周作人当了汉奸,比中国失了东三省都严重,失了东三省,总有一天可以收复,周作人当了汉奸,中国读书人的耻辱永远也洗不掉。要是周作人当了教育督办都不算汉奸,中国就没有汉奸了。

仍说林徽因。整个抗战期间,她基本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,但是,当日军逼进重庆的时候,"门外不是有条扬子江嘛",有了这么一句话,她的形象,她的品格,就立起来了。

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

前面说过,历史和这个优秀的中国女人开了一个玩笑。那么优秀,在建筑设计和工艺美术上,只有那么一点可怜的成绩。历史的玩笑,还不在这里,没设计下什么重要的建筑和工艺,有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算是虚度此生,更严重的是,她青年时代的志向是"掌握西方牢固建造理论,使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历时更久一些",而历史偏偏让她目睹,她过去不怎么看得起的,中国的那些不历久也难说多么坚固的建筑,我是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楼,街道上的牌楼,却在她的眼皮低下,叫一段一段地,一个一个地拆掉了。

这就要说到林徽因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形了。早在1946年7月,林徽因一家就随清华大学的好些教授,一起乘飞机回到了北京,住在了清华园里。

北京解放前夕,她是很兴奋的。清华在城外,北京还没有解放,解放军的围城部队就到了清华一带,当然没有进学校,是在校外驻扎着。她和梁思成都担心,一旦攻城,城内的古建筑就全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,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,向梁思成请教,一旦不得已要攻城,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,打炮的时候就不往那儿打。